

第十二回 昌小姐苦在心頭甘死節 周總兵變生意外悄移花

詞云：

苦樂誰禁誰不禁，卻出在人心。
不經斧鑿不經火，煉不顯黃金。
妙用投機淺也深，幾個是知音。
一枝剪彩一枝絲，繡已作花簪。

右調《眼兒媚》

話說常總鎮備了聘禮來定昌小姐，昌全不好推辭，只得將禮物著人送進，與杜氏去看。杜氏早忙忙碌碌的查收。不期秋素這丫頭嘴快，竟瞞著春輝走進小姐房中，一五一十的盡情告訴了小姐。小姐在牀上，正昏昏沉沉，忽聽見秋素來說，知收了常家的禮物，不覺驚醒。遂說道：「罷罷罷！我這段姻親，大約前世無緣，今生已矣。不料昔年與唐家哥哥臨別叮嚀之言，果不出他所料，恰恰應在今日。我當日原設死誓，今日豈可偷生負約？所可恨者，今在天涯盡頭，不能使他聞知，以明我志耳！」

遂叫秋素在篋中，取出他自己做的詩詞曲兒，看著燒了，又叫取筆硯來，欲作一首斷腸詩，留與他日後聞知，也見我前言不謬。秋素忙送過筆硯來，小姐舉筆在手，忽又想到：「我好癡也！生前尚無一字相聞，怎尚作死後計耶？倒不如我早速死，倘或一靈不昧，飛向天南，尋著哥哥，再結來生罷了！」乃將筆往地下一擲，遂大哭道：「哥哥，我妹子今日不負初心矣！」

言訖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竟奄然長逝。秋素在旁，忽見小姐雙目緊閉，四肢筆直，慌忙連叫幾聲小姐，見不答應，再走近牀前，將小姐身上一摸，早漸漸冰冷。秋素慌張，大哭起來。此時房中並無一人，俱在外邊收拾常家送來的聘禮，只有秋素小丫頭在房中。今忽見小姐死了，一時害怕起來，遂不顧性命跑出房外，一路大哭叫道：「奶奶不好了！小姐死了！」

杜氏正在料理未完，忽然聽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將禮物丟下，趕進房中。見小姐死在牀上，竟插天倒地大哭親兒。春輝、秋素同眾婦女，俱趕來哭做一團。杜氏忙著人去報知老爺。昌全正同著來親飲酒，忽然見報，遂不顧他二人，慌忙搶入房來，撫屍大哭。只見小姐手腳雖然冰冷，卻喜心頭溫熱，還微微跳動。連忙對杜氏說道：「孩兒心頭尚熱，你們且不要哭，亂了主意。」杜氏只得停哭，大家守著。

卻說周重文同著吳趨，飲了半日，只道昌全進去收禮，不期去了半日，尚不見出來。家人又不敢稟報。又飲了半晌，忽見一個家人走出，慌忙稟說昌小姐如此這般。周重文、吳趨聽見，大驚失色。吳趨道：「這事卻怎麼處？」周重文也一時無法。二人面面相覷。不一時，昌全在內含淚出來，說道：「小女無福，一旦天奪其年，有辜常總戎絲蘿之望。」二人也甚歎息。昌全道：「今將來禮，敢煩吳先生帶回，與小弟多多致意。」遂即叫人將原禮退出。

吳趨正欲收拾作別，只見昌家一人飛走出來說道：「老爺恭喜！小姐又回生了！」三人聽見，又一齊驚喜。周重文便說道：「小姐死後回生，則小姐之病無恙矣。」昌全、吳趨忙問道：「老大人何以知之？」周重文道：「自古說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祿。』小姐此病不久自愈。況且日常寅翁一團高興，喜事匆匆，焉可說此不利之言去回覆他？若依我看來，如今這些禮物，且不必退回，權且留下再看光景。莫若借重吳先生，回去且秘而不言為妙。」吳趨細想，也不好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只得依了周重文之言，將禮物放下。遂對眾人說道：「昌小姐偶然氣急，今已平復如舊矣。」於是眾人依舊歡歡喜喜而回。正是：

又驚又喜又疑猜，任是聰明想不來。

盡道一時人事巧，誰知天別有安排。

卻說昌小姐因一時感痛傷心，又是幾日不曾飲食，一口氣噎住，遂致手腳冰冷，儼然死去。今杜氏聽見昌全說他心頭未冷，尚微微跳動，遂不敢痛哭。忙叫人去快取姜湯來灌。不一時取到姜湯，杜氏拿瞭望著小姐口中輕輕灌入，一連灌了幾口，忽小姐口中微微氣出。杜氏見了大喜，叫道：「我兒快些甦醒！」又灌了兩口，只見小姐回過氣來，說道：「哥哥我好苦也。」開眼一看，見母親在旁遂流淚，道：「孩兒命苦，已拚一死，何必又勞母親救回。」

杜氏已聽見小姐叫出哥哥二字，早已留心。因說道：「我二人暮年得你，愛如至寶，並無異視。滿望將來娛我晚景。孩兒事我二人，孝過嫡親，亦無彼此之嫌。況在此死生之際，孩兒若有心事，不妨與我說明，我好作商量。」

小姐連連歎息道：「孩兒不肖，實不便於明言。然事已至此，總是一死。與其寂寂無聞，又不如言明而死，死也快心。」遂將自己在鳳家，從小已受了唐家表兄之聘，到後來各自長成，又詩句較才，相憐相愛說了……「只指望長大於歸，不期鳳家父母觸奸遭難，孩兒失散途中，又蒙爹爹救歸，母親視為己出，實為不幸中之大幸。又不期父母憐惜孩兒，欲早遂室家之私。固是莫大之恩，但不知孩兒癡蠢，只知守節義為重，視身死為輕。只可惜負了父母深恩，今生不能補報，只好容來世作銜結之償罷了。」說罷，淚流不止。

杜氏聽了，說道：「孩兒且自耐煩。既有此一段姻緣，焉能強你？不妨謝絕常家就是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若得母親為孩兒作主，使孩兒守義。俟月缺重圓，恩如天高地厚矣。」

昌全別過了吳趨、周重文，即忙入內，見小姐回生，歡喜無限。杜氏又將女兒的心事悄悄說知，昌全只要女兒病好，便滿口應承。說道：「只要孩兒無恙，回也容易。」此時小姐身子，原不是甚麼榮衛偏枯，膏肓受病，止不過斷了幾日的飲食，鬱痰氣結。又聽見父母收了常家聘物，一時氣塞痰迷而死。忽被杜氏將熱姜湯連灌，趕散邪痰，回過氣來，今又見父母許他肯退常聘，不覺神舒氣暢。杜氏又終日看守調理，漸有生機。正是：

節義若虧拚一死，高堂諒我又回生。

自關風化人倫事，不是尋常兒女情。

小姐在牀月餘，身子方得平復。卻說昌全見女兒病好，雖是歡喜，然為著常家之事，心中著實驚憂。終日守節守義，

氏說道：「常家這頭親事，原不大差。誰知女兒心中有此情由。前日聞死，已打點將禮物退去，又不期女兒回生。周重文又再三叫我收了，日後若嫁女兒，又是這樣烈性不嫁，今又收了常家禮物，如何回他？這事目下雖然挨過，到底不是了結！卻怎生區處？」杜氏道：「我這些時，在女兒面前從不曾提著常字。口口聲聲只說是回絕了。我又吩咐春輝、秋素也是如此哄他，他便歡歡喜喜，留得性命。若使他聞知此事未了，一定又要死了。」

夫妻二人想來想去，事在兩難。忽一日，常總鎮差人來送催妝並嫁娶日期，昌全一發驚慌，只推說自己有病，不便查收，相煩周重文收了，打發來人回去。自此昌全連周重文也不敢去見他。周重文著人來問，又見他不十分有病，周重文甚是疑疑惑惑，遂自己步到昌全私第來。昌全無法，只得接見。周重文說道：「聞得令愛貴恙已全好了，果不出我所料。但常寅翁吉期已近，常寅翁雖不過望妝奩，然先生也要打點些，以遮世俗之眼。」

昌全蹙著雙眉說道：「若只要妝奩遮眼，這還容易。但恐要人陪伴妝奩，則是苦事了。」周重文見他說話不明不白，因而驚訝道：「聞知令愛尊恙已全好了，先生更有何慮？」昌全聞言，愈加不樂道：「小女雖然好了，只怕我晚生又要死了。」周重文道：「先生往日，襟懷磊落。今日說話，為何吞吞吐吐，大不相同？得毋有曖昧難言，不欲向知己說乎？」因又再三盤問。

昌全見事不可瞞，只得垂淚說道：「小弟之苦，一言難盡！小弟自蒙勾攝，夫妻、父子一齊出門。行至中途，只因小兒尚在孩稚，不便同行，只得忍心割愛，繼人撫養。不期到此，幸蒙大人幘幪覆載，得致身至此。此恩此德，無以加矣。又不期前次同大人剿撫天雄關之亂，軍中獲一幼女，流離可憐。小弟見之不忍，遂帶歸撫育成人，以圖娛我晚景。不期他聰慧多才，小弟見了驚駭。再細細詢問，方知他是御史公鳳儀老先生的閨秀，一向慇懃膝下，過於親生。小弟夫婦愛之如寶，欲覓一才婿以快其心。奈一時無才，只得因循下了。又不期常總戎前番留飲，接見他令公子，端莊穩重，又且文學可觀，私心愛慕。又蒙大人於中牽結絲蘿，遂不自揣，竟欣然從命。又不期小弟應允之日，即小女起病之日。小弟只道偶然，尚不在心。又不期常總戎才行過聘來，小弟尚未及收清，而小女聞知，已早死去。弟婦百般灌救，幸得回生。再三細問其得病之由，小女方說出當年幼時，曾在鳳家受過唐表親之聘。唐鳳原係表親，幼時常常往來，曾與唐表兄詩詞唱和，曾與唐表兄立誓定盟。今雖流離不知生死，然其貞念，要敦從一之節。故一聞許嫁常公子，即慇懃抱病。一聞受常公子之聘，即以死自明。小弟與弟婦問明，彼時只要他的病好，只說常聘已退。小女信為實然，故調養至今，方覺如初。但常聘實未退回，今又送了娶期過來，小女到了臨期，自然是死。小弟已知事情做拙，愚夫婦日夜思維，別無生計，只好挨到臨時。待小女死後，愚夫婦亦即相繼而死罷了。」說罷，淒淒哽咽。

周重文聽了昌全這一番說話，殊覺驚訝。再三躊躇，也一時無法可處。因說道：「原來令愛，原是鳳老先生閨淑。我聞鳳老先生，丹心耿介，觸奸被謫，今還尚在。忠臣也，令愛一個忠臣之女，豈肯失義？自然要輕生了。但我想常寅翁這事又不能中止，如之奈何？」兩人相對默然。

不期杜氏見周重文過來相會，又因話長坐久，遂備了數種果物點心，又將天泉水烹了好茶，使春輝、秋素二人送將出來，與周重文、昌全二人吃。二人吃著茶，各人想各人的心事。周重文因說道：「這段姻親，關係非小。當初是我贊襄而成，我今細細想來，若苦苦逼成，小姐有性命之憂；若回他不成，恐先生有不測之禍。到那臨期參差起來，連我也有些不便。這事怎麼處？」

周重文一面說話，不覺手中的茶早已呷完。春輝在旁看見茶完，連忙翠袖慇懃，仍將那壺內的苦茗，連忙輕移蓮步，走至周重文面前，復又篩上。周重文忽抬頭，看見好一個清秀女子，只見他白白的臉兒，彎彎的眉兒，細細的腰兒，小小的腳兒。頭髮披肩，正在破瓜之際，大有丰韻，綽約可愛。周重文看了，甚是喜歡。因暗想道：「這件事情我有計了！我若不為排解，使這有才女子，守義佳人，一旦捐生，豈不謂我不智？若欲兩全，必須如此。」因對昌全說道：「這個女子倒也生得清秀，只不知可識些字嗎？」

昌全見問，因說道：「此女今年十六，日侍小女閨中，捧侍筆墨。小女見他有些資性，往往教他。他雖不敢稱才，若論筆墨之事，也還頗識一二。且其心靈機巧，敏捷過人。」周重文聽了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則令愛小姐名節可以保全，而老先生性命亦無憂矣！」

昌全聽見，不覺驚喜，問道：「老大人有何妙策？得能兩全。」周重文因使春輝、秋素二人迴避，遂對昌全說道：「凡天下有才者未必有德，有德者又患無才。今觀令愛，不獨有才有德，抑且節義兼全，焉肯負約！若逼他去嫁，這一死是不消說了，於心何忍？且我看常寅翁此舉止，不過因令愛之才名起見，而結此婚姻。實無定見，認得令愛為何許人？即常公子，縱使有才，也不敢十分責備令愛。我如今有一兩全之法，除非如此，如此。」

昌全聽了大喜道：「老大人之計，真有移天換日之功，使小弟死人復有生路矣！但慮他夫妻日久，閨閫較才，倘若透泄風聲，又將如之何？」周重文道：「這也無妨。令愛小姐大約閨中吟詠必多，可悉授之，以備一時之用。我還有一言奉勸：昌先生今在暮年，此境亦不宜久歷。到那時，小弟為先生上疏陳情，乞骸歸裡，與令愛小姐同回故鄉，豈不遂其所願？」

昌全聽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老大人如此曲全，使我昌全父女再生，銜結亦不足以報鴻恩之萬一！」昌全一時心境豁然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二人又坐了半晌，周重文起身辭出。昌全遂歡歡喜喜來尋杜氏，不期杜氏在小姐房中。昌全一直走來，滿臉笑色，對著杜氏說道：「你我終日焦憂，今日有展眉之時了！」又對小姐笑說道：「好花遭雨，嬌鳥被籠，從來不免。只因我為父的一言不謹，輕諾於人，遂致孩兒親受其苦。且不獨孩兒受苦，連我老兩口兒都弄得行不是、坐不是，束手待斃。自分與孩兒共死，不期今日周重文忽設了一策，可以保全我夫妻、子母之命，其樂無涯矣！」

小姐聽了半晌，遂驚問道：「爹爹之言，孩兒竟漠然無知。乞爹爹為孩兒說明。」昌全遂將受了常聘，如今送過日期來娶，以致日夜愁死。今日周重文又如何設策，只待移花接木之後，就要與我上疏，使我還鄉，一一說知。杜氏與小姐聽罷，不勝大喜。小姐道：「父母二大人為不肖孩兒如此焦勞，恩深罔極矣。」小姐見父親說明就裡，真是歡喜無限。

到了夜間，小姐因對春輝說道：「我的心事，你俱盡知。我今在萬死之時，只圖守義。父母為我，亦不願生。今虧周老爺見你姿色過人，想出這條計來，為我父母解憂。我今只得屈汝李代桃僵，我今情願與你結為姐妹，共事爹娘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

春輝久已心下明白，遂說道：「賤婢蒙老爺、奶奶養育深恩，小姐情如骨肉，便赴湯蹈火，也甘心而不敢辭，何況以春輝下賤，充作小姐桃夭，結絲蘿於常總鎮。此乃抬舉春輝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小姐見他心肯，大喜。次日遂與父母說明，同了春輝拜見昌全、杜氏，認春輝為次女。小姐又與他交拜結為姐妹，一家愁變為喜。正是：

青畫蛾眉丹點唇，孰為婢子孰夫人。

倘能得人巫山夢，雨雨云云一樣春。

小姐遂與春輝同行同坐，教他習些粗粗文理。只叫他穩重寡言，又將自己往日做的詩稿，盡付與他抄寫收藏。小姐又與他打扮得花枝般嬌美，昌全與杜氏備了一副嫁妝，以待常家來娶。

過不多時，到了吉日，常總兵使吳趨帶領僕從軍兵，來娶昌家小姐。一路爆竹喧天，笙歌徹地，人人掛彩，個個簪花。不一時，早到周重文衙門。昌全早穿了大紅吉服，烏紗角帶，同了周重文一齊迎接吳趨。早有賓相唱禮，請小姐上轎。春輝與昌全、杜氏拜別，又與小姐說了一番，然後拜別。各個灑淚。

不一時，春輝上轎，昌全送嫁，周重文因是原媒，也只得同來。到了常總鎮衙門，三聲大炮，常總鎮遠遠躬迎進了衙門。於是賓相請了常公子與昌小姐，拜了天地，拜了父母、公姑，夫妻交拜，然後送入洞房，共飲合巹。

丫鬟與昌小姐揭去蓋頭，常公子見昌小姐果然生得標緻異常，渾身酥軟。常公子正在少年好色之際，那裡是個真正才子，有什麼合巹詩詞，洞房佳句，兩相唱和之理？今見小姐打扮得天仙一般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心窩裡奇癢起來，也不管小姐害羞不害羞，遂打發開了使女僕婦，竟擁了小姐同入鴛幃，共赴陽台之樂矣。外邊周重文、昌全、常勇、吳趨四人，入席飲酒。不等席完，俱告辭回衙。只因這一回來，有分教：

星夜奔馳，錦回故里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